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八

羽族部十五

衆鳥

鳥卵

鳥巢

衆鳥

鳥巢

鳥巢

鳥巢

異物志曰錦鳥文如丹地錦而藻續牙交俗人見其似錦

因謂之錦鳥形微大於雉其雌特有文章五色甚可愛

周氏雜字曰鷓鴣鳥似鳧

風土記曰鷓鴣屬飛則鳴其翅蕭蕭者也

楚辭曰鴻鵠伐遊鷓鴣

鷓鴣

風土記曰鷺鴨也以各自呼大如小雞生於荷葉上

爾雅曰鷓鴣輻躁也如鷓短尾射之啣矢射人

郭璞注云一名隨翠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八

一

河圖說徵示曰鳥一足曰獨立見則主勇強也

廣州記曰新寧縣有獨足鳥大如鶴其色蒼其鳴自呼獨

足

臨海異物志曰東毛有一足鳥俗名曰獨足疑是商羊文

身赤口唯食蟲多不害稻梁鳴如人嘯聲將雨轉鳴或曰

山噪鳥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噪之

山海經曰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孔融周歲論曰儀鳳屯集狂鳥穢之

爾雅曰鷓鴣老

郭璞注曰鷓鴣也俗謂之癡鳥鷓音五脊切

說文曰欺老鷓也

左思蜀都賦曰鷺鷥山棲

鷺鷥母遂注曰鷺鷥鳥名今如山雞其色班其雉色異出江東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天啓

莊子曰周周衛羽以濟河司馬彪注曰周周河土鳥也頭重是以他鳥羽如飛過河人之尾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越王鳥狀似鳶口句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器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不餌蟲魚唯啜木葉糞似董陸香山人遇之旣以爲香又治雜瘡

南方草物志曰有鳥或名越王鳥大如孔雀喙長尺八九寸黃白黑色狀如人畫光飾似漆瑩磨尤益鮮明多恃以飲酒出交趾九真

劉欣期交州記曰鵲驢黃喙二尺餘南人以爲酒爵

南越志曰鵲驢一名越王鳥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二

嶺南錄異曰越王鳥如鳥而頸足長頭有黃冠如極用貯水牙相飲食衆鳥雖取其冠堅緻可爲酒杯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五距鳥足有重距其音先顧或謂之先顧鳥似孔雀背連錢文

游名山記曰芙蓉山有異鳥愛形顧影不自藏故爲羅者所得入謂鷓鴣

廣州記曰廣寧縣有金鳥純白口脚如金其鳴自呼

異物志曰鷺鳥大如雄雞色赤或黑而能鳴彈射取之其

肉香美中作炙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南山有鳥時吐物長數寸丹朱

彪炳形色類綬因名吐綬鳥

又曰晉太元營道令何諧之于縣內得一鳥大如白鷺膝上及髀有銅鑲貫之環大小刻鏤如橄欖子妙絕人工于時京師皆觀之

嶺表錄異曰有鳥形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岐長二尺餘直而不禡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困目之為帶箭鳥也

爾雅曰鳥鼠同穴其鳥為鴝其鼠為鼯

郭璞注曰鼠家鼠尾短鴝如鶯而小

色黃黑走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鳥鼠同穴也

臨海異物志曰江湖海鳥大如鸛喙長八寸潮上即鳴

又曰鸛駕海鳥也喙長八寸天欲風雨內喙于土中向風海師以為候鳥如嘯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一

三

又曰密母小鳥也色黑正月旦為蜜蜂周行諸山求安處蜂隨之密母暮還入蜂中

郭璞蜜蜂賦曰大君以總羣民又協氣於零雀每先馳而

葺宇番岩穴之經畧

密母一名零雀

爾雅曰竭水狗又曰鵠頭鵠

孫炎曰鵠鳥鵠也

又曰突鵠鳥

孫炎曰突鵠水鳥也

又曰鷓蚤母也

廣志曰蚊母吐蚊大如鳩

嶺南異物志曰五嶺溪山深處有大鳥鷓鶩常吐蚊子輒

從口中飛去謂之吐蚊鳥

說文曰鷓水鳥也

南方草木狀曰孔貴如小母雞

臨海異物志曰獨春鳥聲似春聲聲多者五穀傷聲少者五穀熟

又曰契鳥蘭草占米之貴賤背廻契其莖契一度卽解米百錢再度二百未契仍五十隨契多少以占知之

爾雅曰鶯唐屠

郭璞注曰以鳥蒼白色

臨海異物志曰鷓鴣鳴聲哀俗云繼母欲嫁因爨使人守之母遂不還兒回呼母言鷓鴣也

又曰遊鳥如鵝大其色黑以青絲頭繫竹竿呼之卽來人手俗言是東海神所養不可食也

臨海異物志曰獨姪鳥如隼其色黑其鳴如人呼雞聲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八

四

爾雅曰鷓天籥也

南方草木狀曰金吉鳥大如小母雞

臨海異物志曰有鳥耀儀名曰若姑

又曰除溪鳥小如鸚鵡甚黑天欲陰雨卽鳴音言溪瀆

又曰祖端端小鳥天欲雨卽鳴

抱朴子曰千秋鳥人面壽如其名

魯連子曰南方有鳥名曰邽生而食其翼

豫章牋曰林邑有鳥名歸飛

臨海異物志曰賓師形大如鶉鶉毛正黑色

廣雅曰車捍離禮也

山海經曰碁山有鳥名鷓鴣食之無臥

又曰北海地山有五采鳥飛蔽一鄉名曰鷺鳥

又曰青丘有鳥其狀如鳩名曰灌灌

又曰禱過之山有鳥二足三面名瞿如

又曰松果山有鳥名鳩渠

又曰上申山鳥名當扈狀如雉食之不响目

又曰符遇之山其鳥名鷓可以衛火

又曰美山有鳥狀如鷓食之已瘠名曰肥遺

又曰宰塗山有鳥名曰數斯食之已瘳

又曰崙崑丘有鳥名曰欽厚蠹獸則死蠹木則落

又曰灌題山有鳥見人則躍名曰竦斯

又曰梁渠之山有鳥名曰囂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衄

治衄下也

又曰御覽

卷九百一十一

五

又曰陽山有鳥自爲北壯名曰豫地

又曰廐山有鳥名曰領鴉其鳴自呼服之不昧

又曰丑陽山有鳥名曰烏烏可以衛火

又曰翼望山有鳥狀如鳥三首六尾名曰鵠鵠倚余西音服之

使人不昧又以禦凶

又曰青要山鳥名曰鵠音窮七宛之也狀如青身烏而朱目赤尾

食之宜子

又曰攻離山有鳥名曰嬰其狀如鵠赤喙白身其尾若勺

似項勺形其鳴自呼

又曰鳥名青耕可以禦疫

又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鵠黑文而赤翁翁頰下毛名曰樂頰

之已痔

又曰泰山有鳥名曰鷦音其狀如鶴而兩首四足

又曰址囂山有鳥狀如人而名曰鷦鷯夜飛而晝伏

又曰太行山有鳥狀如鶴白身赤尾六足其名鷦七

又曰馬城山有鳥狀如鳥白首而身黃足其名曰鷦居食

之不飢

又曰號山有鳥名鷦狀如鼠

又曰夢聯之山有鳥羣居而多飛其毛如雌雉名之曰鷦

鳥也音交或作獨

又曰畢張山有鳥狀如雉而文首白腋黃足名曰白鴉食

之已嗑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八

六

又曰小侯山有鳥其狀如鳥而白文名曰鷦鷯姑習商音

又曰北號山有鳥其狀如鷦而白首鼠尾虎爪名曰魁雀

能食人

又曰輪次山有鳥狀如人面而一足名曰橐音肥冬夏蟄

服之不畏雷弟其毛羽令人不畏雷

鳥卵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穢而長之

漢書曰武帝時火宛諸國獻大鳥卵應劭曰大如二石條支國大

鳥卵如瓮

魏志曰清河令徐孝龍取十三種物著篋中使輅射之先

說雞子后謂蠶蛹遂一一名之

吳志曰孫權太子嘗朝諸葛恪曰元遜何不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晉書曰戴安道少時取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文手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絕

唐書曰武德中西番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貢條支巨卵二又曰貞觀二十一年西番吐陸可汗獻金卵瓶烏鶯也彫刻作禽獸而塗以黃金

山海經曰西王母山有跋民國鳳卵食甘露是飲

韓詩外傳曰卵之性為雞不得良雞大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鶴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八

七

管子曰子夏云彫卵然後藩之所謂發積藏散萬物

墨子曰以他言非吾者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石猶不毀也

孫卿子曰以桀詐桀則幸許堯辟若以卵投石

又曰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長者不貴非禮義之中也

淮南子曰越雞不能伏鶴卵

又曰雁北向鵲始加巢雉鵠呼卵

淮南萬畢術曰艾火令雞子飛取雞子去其汁然艾火鹽

之累取鹽塗卵取他卵置上即累矣

抱朴子曰夏后始衰食卵鳳去如此則鳳有種矣

揚子法言曰雌之不才其卵段君乏才其民野也段敗不屈

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段君集以雌之
神仙傳曰有人病就茅君請福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
臾茅君悉擲出其中無黃者並差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爲
條也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若先生者以天地如卵耶小物細人
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哉

博物志曰九者竅胎生八竅者卵生龜鼈諸此類皆卵生
而形伏

幽明錄曰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意不屬意學問常
書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八

八

于是漸有志向遂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羅含傳云吞飛鳥卵

吳氏本草曰丹雞卵可作琥珀

張衡南都賦曰春卵百笋

張孟陽洛禊賦曰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于中河

鳥巢

尙書大傳曰古人鳳凰巢其樹好生惡殺

說文曰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鳥鵲之巢可俯窺

莊子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

拾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又曰至德之君鳥鵲之巢可攀授而窺
陸賈新語曰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卨爲杖秦以刑罰爲
巢故有破巢覆卵之患

曾子曰鷹鷂以太山爲下而增巢其上

又曰鵲上高城之塘而巢于高枝之巔城壞陵風而起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

言雀作巢而知風一說背風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八

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八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九

鱗介部一

龍上

河圖曰舜以太尉卽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員胷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押白玉檢黃金繩黃芝爲泥章曰黃帝符

聖春秋連斗樞

又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

又曰黃龍從雒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去星經曰東方七宿爲蒼龍凡有鱗之類皆屬于木故龍爲鱗虫之長

歸藏明夷曰昔夏后啟土乘龍飛以登于天臯陶占之曰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一

吉

周易乾卦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時乘六龍

又坤卦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文言曰雲從龍

又說卦曰震爲龍

易通卦驗曰立夏風至而龍升天

尚書中候曰黃龍負卷舒喙

又曰青龍銜玄喙

大戴禮冠曰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

禮記禮運曰龜龍在宮沼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

滄溼藏也

禮含文嘉曰龍馬金玉帝王之瑞也

左傳昭五曰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禱焉子產不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又昭七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

龍實智

言人實不智而謂之智非龍智也乃不智也

古者畜龍故國有參龍氏

有御龍氏

參養也

昔有颺叔安

颺古國也安其君名也

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也元孫之后爲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

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參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有陶唐氏既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二

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后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嘉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有神龍二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徙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吉

又曰黃帝得土德黃龍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

漢書曰惠帝二年正月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

又曰文帝時公孫臣以爲漢土德黃龍見張蒼以爲水德

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下召臣爲博士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改元曰龍興

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有孕生男子十人沉木化爲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后諸兒推爲哀牢主

魏志曰草叡邴原管寧三人爲友號曰一龍叡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魏畧曰文帝欲授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丈置殿前

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昔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三

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曰昔龍降鄭時之外子產不賀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獠至周幽王禍孽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証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又曰陸機嘗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積茅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晃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

白龍一見于龍山晃親帥羣寮觀龍二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晃大悅還當殿赦其境內號

新宮曰和龍宮

晉書曰符主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作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時符堅爲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其后果驗

又曰呂光代龜茲軍其城南營外夜有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但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千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嘆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獸之君大人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成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契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又曰馮跋茅素弗與從兄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九

四

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

又曰雷免子華度襄水劍躍入水化爲龍

又曰初桓温南州起齋悉畫龍於其上號曰盤龍齋及立篡而劉毅字討立立死於盤龍齋而毅居之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俛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峯粵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

宋書曰徐羨之嘗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后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又曰傅亮率行台迎宜都王王舟輿發自江陵中流有黑龍躍出負王舟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吾何德以堪之

齊書曰建武中荆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瓜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屈也

又曰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宗室多遇害其夢竟驗

梁書曰武帝郗后素妬忌龍及終化爲龍入于后宮井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灼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是井上爲殿衣服委積

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五

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于道龍出處爲窟若數百斛

三國典畧曰陸法和拒任約至安南人赤亭湖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法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彼龍睡不動五軍之龍其能踊躍若待明日攻之當不損客而自破賊

陳書曰隋師濟江荆州呂肅敗后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于是有五黃龍備色象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暝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故隋文下詔以告郊廟

又曰宣帝初在江陵軍主李摠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

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

后魏書曰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者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

又曰正元元年有黑龍如狗南走宣陽躍穿門數下而出此魏衰之徵也

後周書曰大象中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鬪于汴水之側黑龍死

隋書曰源師初在齊遷在外兵郎中又拜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當雩祭郊壇非謂真也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二十九

六

唐書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立金也形圓斜廣尺餘高六七寸

又曰先天中立宗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虵自池中而出有四布應時澍雨

又曰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湖中有龍鬪傾閭里就觀之無量時年十三讀書宴然不動及長精三禮與史記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于密州禪產山之北次第而至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沒

後唐史曰莊宗時五台僧誠惠自號降龍師帝雅重之每

屈膝施敬諸王嬪御皆爲之拜成惠悉倨坐而受之初自
五台謁帝鎮州王鎔不爲之禮成惠恚怒曰吾有毒龍五
百豈勞于命一龍揭片石常山其爲沼乎踰年而滹川大
溢敗鎮之郭或聞其言益以爲神由是帝敬之愈篤
周史曰徐州豐縣民單典井中龍出民有子母三人同視
卽皆皆卒龍旣出漂沫城內居民濟之以楫登城以避水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函天
地欲上則凌雲欲沉則伏泉

又曰蛟龍水虫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于今日殺墨龍于北方
先生色黑不可以北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七

又曰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丙丁殺赤龍于南方庚辛
殺白龍于西方壬癸殺黑龍於北方戊己殺黃龍於中方
若用子言則禁天下之行也

孫卿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在焉

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伎成
而無所用其巧也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公不禮托僕大夫而去曰君之好士
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畫以寫
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
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土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似龍而

非真龍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者也

新序
又載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聃亦得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又曰河上有貧家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歸與其父其父謂子曰取來鍛破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如使龍寤子尚奚微有之哉

韓子曰夫龍之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撻之則殺人主亦有說者能無撻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淮南子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太平御覽

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為務矣

又曰伯益作井而龍登立龍神棲崑崙伯益夏禹佐也作井洩地氣以言必

灑池而漁放龍登元雲神棲崑崙知愈多而德愈薄矣一曰龍在黃泉下恐害及故去之

又曰夫騰虵游霧騰龍乘雲而舉

又曰虎嘯而谷風生虎陰中陽馭也與風同類龍舉而景雲從龍陽中陰蟲也

與聖同類

又曰人不見龍之飛舉而高者風雲之奉也奉助也

又曰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

身而無足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蓋長千里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新言曰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

傑也

又曰龍潛之乘水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纓朝堂窮則身親南畝

抱朴子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又曰西城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卽出浮其初出乃長十數丈于是士方更一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乃撿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以疎物塞壺口于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賃龍往賣之一龍直數十斤金舉國會欽以顧之直畢乃出壺發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之輒一吹一出長數十丈須臾雲雨四集

又曰有自然之龍有蛇蠍化爲之龍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九

又曰夏時龍生于太廟之中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是之昔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罪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江黃龍負舟人懼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養人柰何憂于龍龍弭耳而逃

又曰晉文返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其賦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

從之得其雨露一蛇著之死于中野懸書公門而伏山下
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于推也

家語曰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長水之怪龍罔象夏食而
冬蟄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太昊包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
龍紀官

又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
帝羣臣欲從持龍髯七拔遂墮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
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山海經曰夏后啟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鬣右手操環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十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千里

括地曷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
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千里

論衡曰龍少魚衆少者爲神

列仙傳曰騎龍鳴者于池中求得龍子伏如守宮十餘頭
結草廬而守養之龍大稍稍去后五十年水壞其廬一旦
騎龍來語云吾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百里當皆死信
之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言至八月水出死者以萬計

又曰陵陽子明者好釣釣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謝放之後
數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石肺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又曰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龍下垂耳張口師皇針其唇飲以甘草湯而愈后一旦負之而去

又曰陶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來安公騎之天大雨東南上而去

又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年臨去呼酒老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嫗嫗得而俱騎騎乃龍也上華陰山嘗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耳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九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

鱗介部二

龍下

三

龍下

孫氏瑞應喆曰黃龍者神之精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濫池而漁德達深淵則應氣而游池沼

鄺善長水經注曰浮喆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詣滏日祠稽首曝露卽日二白龍降于祠下于是雨遍千里

又曰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于石井崗掘得死龍長尺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天卽雨降因名龍崗

又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崗草置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

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寄載往南合船勾開戶船主聞船下有聲如在樹杪試窺之有二龍負船一宿至宮亭湖還豫章

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水懸船而行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卽爲龍故云曝腮龍門垂垂耳轆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于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尺土赤不毛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其行道因成土山故以名也

西河記曰張駿立謙光殿成后池水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綠色駿卽爲銅龍以厭之駿卒不升此殿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蛇龍無角曰螭龍

方言曰龍未升天曰蟠龍

齊諧記曰蛟龍畏練樹葉五色絲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又駕九色之班龍

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后壺公謝而遣之長

大不補覽

卷九百三十一

二

房憂不能到家公與所用竹杖騎之忽然而睡已到家以所騎竹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

楚國先賢傳宋玉對楚王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料江海之大哉

王子年拾遺錄曰方丈山一名蠻雉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如山阜膚血如流水燕昭王時以龍膏爲燈光清澄若水光焰五色人以爲瑞

沈懷遠南越志曰蟠龍身長四丈赤黑色赤帶如錦文常

隨水而下入于海有毒傷人卽死

人物志曰神龍不處罔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羣臣于會稽之野防風氏后至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双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双療以不死之草而皆活是爲穿匈氏

又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

異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織梭還挂于壁有頃雷雨梭變爲赤龍從屋騰躍而去

任昉述異記曰漢和帝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于宮中帝

一六 御覽

卷九百二二

三

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還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恃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又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槃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門門呪五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乃捨之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蛟螭之所戲

禮記月令曰季秋伐蛟取鼈

史記曰劉媪嘗悉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瞋晦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晉書曰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舫吳郡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有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十爲三矣處曰若此之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之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

家語曰竭澤而漁則蛟不處其淵

山海經曰蛟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

又曰禱過山有虎蛟魚身蛟尾音如鴛鴦

淮南子曰蛟龍寢于泉而卵剖陵

又曰一淵不兩

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一棲

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

以喻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

又曰流源千里深淵百仞爲蛟龍也

又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

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又曰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

雍谷恐失民意

若展足薄

水蛟在其下

蛟龍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前有似飛者得寶劍於干將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蛟龍夾繞其船伏飛仗寶劍曰此中朽骨腐肉也赴江刺江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捕賊爲賊所傷道間見神女以肘后管中一丸藥與服卽愈隨女入岱宗山石室金林玉几安期生從六七仙人見神女稱下官詩陽九百六之數神女曰自傾四海水減溟湖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蛟不達斯運之度唯叩天索水辭訟紛紜有於上府三反煩於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案矣

西京雜記曰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瀆沫流波凡數十里

又曰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裴淵廣州記曰新寧郡東溪甚饒蛟及時害人曾于魚梁上得之其長丈餘形廣如楯修頸小頭胸前赭背上青斑脇邊若錦

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於水中少嘗見一蛟死而浮出

博物志曰澹台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欲之陽候波起

兩蛟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濟三投壁于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壁而去

又曰荆伏飛渡江兩蛟夾其船伏飛下劍盡斷其頭而風波靜

又曰東海上有勇士雷丘詠者過神淵強使飲馬馬沉詠朝服拔劍入水三日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電隨而擊之

七日七夜眇其左目韓詩外傳同又曰燕太子丹質于秦見遣而為機于渭橋將殺之蛟龍

夾機不得發又曰人食鷲肉者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

王子年拾遺錄曰漢昭帝嘗游渭水使羣臣漁釣為樂時

太公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六

有大夫任緒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軟如肉焉牙如脣河外帝曰此魚鮪之類非珍祥也乃命太官為鮮骨青肉紫味甚美帝後思之使督者復覓終不得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文犀國去長安萬里在日南之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以為車船乘象入海底取寶宿蛟人之舍夕得淚珠則蛟人所泣淚而成也亦曰泣珠

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粉米祭之灌武建之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若今有惠可以練葉塞其上五色絲縛之

此二物是蛟龍所憚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歲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

幼童傳曰魏太祖十歲年浴于譙水蛟來逼自奮水擊蛟乃退畢浴而還

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城北污水極深有蛟爲害太守鄧遐勇果時人方樊噲拔劍入水蛟遠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丹水自此無害

劉敬叔異苑曰承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兩蛟在川引弓之中一卽死增歸因何復市有一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怪之問焉荅曰何用問爲若是君箭便以相還授矢滅增惡而驟返未達家暴死于路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七廻避蛟又從其后盛便以義殺之懼而還家經年無患至元興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義在地拾取之云是我義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徇心痛還家一宿便死

續搜神記曰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浣紗覺身中有異復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鯪

提音

魚甚憐異之乃著澡槃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

蛟子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被祖小者爲採岸天暴雨水
三蛟一時俱出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當
來便出望之蛟子亦出頭望母良久方復去經年后女亡
三蛟子至其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號

又曰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屯尹佃舍在
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可年
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
于門呼尹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牀一人捉繖覆之
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毛有頃雨氣至
此人上馬去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
虛而漸升須臾雲四合白晝爲之晦瞑明日大水暴出山
谷沸涌巨壑森漫將掩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庭
其舍頂焉

任昉述異記曰夏桀之末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
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之事

唐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方拜舞
于殿下皆國醫紀周顧之謂上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
當產二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有疾否曰臣馳馬
大庾嶺時當大熱旣困且渴因于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
痞如石周卽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
大如指細視之鱗甲俱備

楚辭曰糜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上

螭

淮南子曰乘雲車

雲雷之車

服雲龍

服轅中也應龍有翼之龍

泰青膠

青龍青虬

絕瑞席羅罽

羅圖車上席也

雲黃路

雲黃所乘路車

前白螭

白螭先導

后黃

蚺

呂氏春秋曰季孫氏叔公家

專而自專

孔子欲論術則見

外孔子欲以進而見遠外

于是受養而便說

孔子欲受其養言而季子便說

魯國以

訾孔子

訾毀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濁而遊乎

濁魚食乎濁而遊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螭耶

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王子年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三層有螭潭百里多龍螭皆

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厚石云是白螭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

九

之腸化為石

楚辭曰乘水車兮荷蓋駕雨龍兮驂螭

又曰駕青虬兮騷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園

宋玉高堂賦曰乘玉干兮駟蒼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終

吳興陳杰分校

鱗介部三

龜

爾雅曰龜三尺今吳興陽羨縣君山龜俯者靈行頭仰

者謝行頭高前奔諸果甲前後奔諸獵甲後佐倪不類行頭左

今江東所謂左審右倪不若行頭右彈為右一日神龜最神

明二日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三日攝龜也小龜

甲曲折能目張開好四日寶龜書曰道我五日文龜有

食蛇江東呼為陵龜六日筮龜常在著蓍下七日山龜八

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日筮龜伏見龜策傳七日山龜八

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一

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

又說卦曰離為龜

京房易緯曰靈著四十九莖下有千歲龜守之

焦贛易林曰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今枯槁失其都市

尚書皋陶謨曰昆命于元龜

又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立龜負書山于背中赤文朱字

上壇塲沉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樂沉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

寫之

洛書曰靈龜者立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能見存亡明于凶吉王無偏黨尊者則出

也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火也千歲而靈此禽獻而知吉凶者

周禮天官鼈人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又春官下龜人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綿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儼屬北龜曰若屬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時以其物入於龜室

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四神龜爲之長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二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龜

又學記曰青黑者天子之一寶龜也

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逸禮曰天子龜尺有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巨山立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照若立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三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佐傳襄四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卽文仲所

居也
紘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
言我爲人后不紘之罪不

及不祀

不祀絕也言且有言也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為先人立

賈曰

聞命矣再拜受龜

公羊傳定公曰弓繡資

質

龜青純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

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江旁人家嘗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偉哉

史記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有富至十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龜龜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三

寸可寶矣神龜出於江中廬江郡常歲常出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別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獸者嘉林者獸無狼鳥無鴟梟草毒螫野火不及斧不至是謂嘉林龜其中嘗巢於芳蓮之上左脇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后移牀龜尚生能行氣導引

又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網當吾路泉陽漁者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王有德義故來告愬元王惕然乃召博士衡平而

問之平曰龜也王求之泉陽豫且日夜半舉網得龜使者
載行入端門見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
處于是元王擇日齋戒以刀剝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
國最強龜之力也

魏略曰文帝時神龜出于靈芝池

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于霸水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海出大龜枯死于平墩遼東
送之侍郎王弘以爲字文允得龜滅亡之徵也

晉書曰符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高大三尺背上有文象
八卦堅命太子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
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四
秦庭又有人夢於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死興亡國之
家也其後竟驗

又載記曰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昔有如弗斯出連叱
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太陰山遇一巨蟲於路伏若神龜大
如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喜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
不通俄而不見乃有小兒在焉

南齊書曰永明唐瀆獻青毛神龜一頭

梁書曰元帝爲江州刺史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
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
所請多驗

三國典畧曰梁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盡城地方二

尺令弟子掘得一龜長一尺五寸杖叩之曰汝欲此已數百歲若不遇我豈見天子曰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去

陳書曰 宣章皇后母常遇道士以水龜遺以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隋書曰開皇中掖庭宮每月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后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押刀斫之若中枯骨其將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背上有刀迹然之遂免

唐書曰先主二年丁未江州獻靈龜六年脰腹下有玄文象卦文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五

梁書曰朱友貞末年訖州獻綠毛龜以爲瑞因宮中造室以居之目爲龜堂

晉史曰安州李金全之將叛也羣樓有介蟲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焚之

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无所連着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訖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而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約而連六龜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欽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白焉曰願以境內

累子莊子持竿不願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畱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吾將曳尾于塗中

又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窺阿門曰子自宰露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召夢者占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昔漁何得荅曰且之網得白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之乃剝龜以下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而不能避剝腸之患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龜憂養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六

生之具人必笑之
又曰牛蹄彘顛亦骨也而弗灼必問凶吉於龜者以其歷久也

抱朴子曰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以來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寸三盡一具壽千歲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地也稱時君者龜也

又曰邾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有大龜數七廻轉所向無常張目吞氣或俯或仰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其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后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棄置

土室中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于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于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卽膳之豕既死乃見夢于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化無生也

得而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稷糧之珍而欣之若惠將報子焉后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啣夜光而獻

金樓子曰黃金滿筒不以投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

又曰臣龜在沙嶼閒背上生樹木如淵島嘗有商人依其採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于是死者數千人

又曰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尺腹下有文字前后足下各跣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七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向陽上隆相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龍頭脰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知存亡吉凶之變

又曰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潛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以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潛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

又曰晉屠岸賈欲追趙氏趙盾夢見叔帶持龜而哭甚悲己而笑附手且歌謂趙盾卜之占兆絕而后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

國語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禁公

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

家語曰孔子問漆雕馮子曰臧文仲及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乎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文仲三年而爲之兆武仲三年而爲之兆孺子三年而爲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彫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不能及明不能見孰克如之

論衡曰龜二百歲大如錢游草葉上三千歲則青邊有距山海經曰大苦山陽狂水出焉住於伊水中多三足龜星經曰天龜二百五星在南漢中

廣志曰背蟠形如龜出在交州山龜在上食草長尺餘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八

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二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時用之神仙傳曰南極子融卽杯呪之卽成龜煮之可食腹藏皆具杯成龜殼煮取肉還成杯

會稽后賢傳曰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愉求買而放于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此

華陽國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克之儀因築城城終頽壞后有一大龜從礪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龜行所築之乃成

古史考曰伏羲時靈龜負河圖

洛陽記曰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卽治水文也

南越志曰龜甲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佇神龜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利而能緣大木捕鳴蟬至美可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

嵩高山記曰千歲松或化爲伏龜

義興記曰君山廟其下有池池中有三足六眼龜

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

王子年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四翼萬歲則無水而居也亦能言矣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九

郭子橫洞冥記曰黃安代郡人也常去自云單不畏敢處人閒執鞭懷而欲書畫地一記其數一夕地成池矣明日復移亦復成池時人謂言黃安舌耕年可八十餘視若童子常服殊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衣坐一大神龜時人問子坐此龜几年對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龜背已平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而一出頭我坐此龜以來五遇出頭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安萬歲

博物志曰人有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還不復飢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后試躅身舉背遂朝出澗上卽得還家顏色悅澤頗更黠慧勝故還食谷啖滋味百餘

日中復其本質

又曰龜三千歲猶旋卷耳之上著千歲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吉凶

神異經曰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長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知河海升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友王篆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憐公嘗令日捕魚獲龜如車論公付厨帳下上懸龜着屋蒙

其夕纔眠一厭如此累夜公聞而問象何故厭荅云眠輒夢人倒懸已公容慮向龜乃令人視龜所在果倒懸著屋

公嘆曰果如所度命下龜於地於是蒙卽得安寢乃去又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車人於武昌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十

市見一人賣白龜子長四寸五潔白可愛寶便賈取持龜著瓮中養之七日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水

中視其去后邾城遭石勒敗毛寶棄豫州旣越江莫不沉溺寶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旣入水中覺如隨一石上

水裁至腰須臾游去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旣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迴首數焉

又曰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月飢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卽回右膊赭卽從行去十餘里便至溪水

見賈客行船赭卽便乞養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卽生瘡旣往亦復不見龜

還家數日病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完全而開之覺有損耗后
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卽密令毀龜口
于是不復損耗

又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歸龜便言
曰游不良爲時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
里纜船於大桑樹霄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
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
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我求之計從安出龜曰子明无
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烹之焚柴方車語猶
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葉乃熟獻人仍說龜樹共言權卽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七

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葉薪野人故呼龜爲元
緒

孔氏志怪曰會稽史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船忽有女子姿
性妖婉來入舡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
容畱在船宿歡宴繼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船人
恒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之何不見
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
得二物並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
自說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旣爲龜
送之于江

廣五行記曰晉孝武太元中吳郡岑泉爲司農造碑于江

陴湖西之村見石龜載碑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在
腹下其月泉暴亡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
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命錄之龜歷伏帝切

龜歷曰胡韋
之文

又曰周時城陽雨錢終日方絕王莽時未央宮雨五銖錢
既至地悉爲龜兒

又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靈龜
孫惠龜賦曰有輪衣之大夫兮衣玄繡之衣裳乘之車之
兮駕雲霧而翱翔風雨爲之雷奮兮五色赫似焜煌

李暉龜賦曰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朶頤賁我靈符浮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七

絡川見緯書洞秘願通玄虛

鱓介部四

鼈

龜

鼈

甲

鼈

易說卦曰離為鼈

爾雅曰鼈三冬足能

周書曰成王時長沙獻鼈

周禮天官鼈人曰鼈人掌取女物以時藉魚鼈

鄭司農元籍謂

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禮記曲禮上曰水潦降不獻魚鼈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二

一

又樂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魏畧舊志曰昔北方有橐籥之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

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娠后生子王捐之子溷

中猪以氣噓之徒馬擗馬以氣噓之王歎之以天子乃命

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收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

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

渡而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後魏書曰夫餘之臣以東蒙善射欲殺之朱蒙母以告珠

蒙與烏連二棄之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欲濟無梁蒙告

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逃追兵垂及如何于是魚鼈

並浮成爲橋朱蒙得渡追騎不得渡蒙至絕升骨城

隋書曰崔弘度每戒其寮吏曰人當誠恕毋得欺誑皆曰諾后賞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於皆大罵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之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欺隱

孫卿子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

莊子曰埳井之蛙謂東海鼈曰吾跳梁井幹之上入沐缺甕之岸樂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時九年十潦而水不爲加益湯時八年七旱而岸不加損夫不爲須臾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于是蛙聞之適適然驚然自失

韓子曰鄭縣人卜子毒妻之市買鼈以歸潁水以爲渴因縱而飲之遂失鼈

淮南子曰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于明也

又曰王子慶忌足踞麋鹿手縛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鼈鼈勢不使也

又曰人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立阜不能生雲雨縈水生能生魚鼈者小也

又曰殺戎馬而求狐狸受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

手折鎬鋤而爭雞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

又曰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千戚無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王修以禮樂而服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下三苗猶鷹翔川上魚

鼈恐皆飛鳥揚而揚去必遠實也

說苑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辱安從主乎

國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賭父為客賭父單大夫客

上客也羞鼈焉小賭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后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二 三

之遂出文伯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

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養之禮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之五日

曰氏春秋曰水之深則魚鼈歸之樹之盛則飛鳥歸之庶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

宴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祀河伯可

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彼獨不欲雨

乎祝之何益

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

桓譚新言曰吳之斲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神仙傳曰汝南郡中嘗有鬼怪歲輒數舡過時導從威儀

如太守入府打鼓屏行內外乃還去甚以為患后費長房

謂府君正值此鬼來到府君門常徑入獨此來至門而已
不取前欲去長房厲聲呼便促前來鬼化作老公乃下車
把板伏庭中叩頭乞得自改長房曰汝死老鬼不念良善
無故導從盪突官府知當死不復汝真形此鬼須臾卽成
大龜如車輪頸長一丈許長房復令還就人形以一札符
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一札符去使人追視
之至水邊以頸株而死

王子年拾遺記曰容山下有水多舟鼈魚皆能飛躍

星經曰天鼈十三星在南斗主水虫

南越志曰海中有朱鼈狀如肺有眼六脚而常吐珠見則

天下大旱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二

四

雀豹古今注曰鼈一名河伯從事

博物志曰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鼉此諸類皆卵
生而影伏

又曰大腰無雄龜鼉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好孕

又曰鼈剖令如棊擣赤莧汁和合厚以毛苞五六月中作
投于池澤中經旬鬱鬱成鼈

志怪曰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剖腹
視之得一白鼈赤眼甚鮮以諸藥納鼈口中終不死后有
人乘白馬者馬溺澀鼈縮頭藏脚乃試取馬溺澀之豁然
稍成病者預飲一升卽愈

淮南萬畢術曰青泥殺鼈得覓復生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龜

左傳宣上曰楚人獻龜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相見曰
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
之子家以告及食召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
指于鼎嘗之而出

廣雅曰海龜大敏重于鈞氏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
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與銀釵及見猶在其家

唐史曰韋丹少在東洛常在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
漁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引頸四顧有求救之意丹問曰

人之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五

几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與之
放龜于水徒步而歸

淮南子曰桀之力則船伸鈞骨洛也索鐵操金權移大戲大戲

軍之大旗水殺龜鼉陸捕熊羆

又曰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陷阱之所無龜鼉隘也園中之無修小也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藜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
谷通源積水重淵龜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慮

魏子曰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檢量故龜鼉得
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

冥子春秋曰齊三子爭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龜御左驗

而久砥柱流治潛行流逆百步從流九里得鼉頭鶴躍而
出若治之功可以食桃

抱朴子曰在頭水有鼉大常在深潭號爲鼉潭此能作魅
行病吳有道士戴炳者能視見之以越張封泥遍擲潭中
良久有大鼉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殺之而病者並
愈又有小鼉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

書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起師至九江以鼉爲梁也

璆語曰范獻子列上之曰此係繇也君子得鼉小人遺冠
獻子獵而不得遺其豹冠

列仙傳曰廬山頂上有湖湖廣數頃鼉鼉盈於水中

博物志曰屠鼉解其肌肉唯腹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六

齧物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

崔豹古今注曰鼉爲河伯使者

搜神記曰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鼉御左驂沒之衆皆惕
懼古治子於是拔劍從邪行五里迎三里至于砥柱之下
乃鼉也左手持鼉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鶴踴而出仰天大
呼水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淮南萬畢術曰鼉暗得火可以燒鐵若燃鼉致鼉

取鼉燒
之鼉自

至

楚辭曰乘白鼉兮逐漁

宋玉高唐賦曰鼉鼉鱣鮪交橫縱積

毛詩文王靈台曰鼉鼓逢逢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伐蛟取鼉

說文曰鼉水蟲似蜥蜴長丈所從龜單聲

汲冢周書王解會曰會稽以鼉

吳志曰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謠曰鼉鳴龜背千南都城
中可才生守死不去來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
被收剝金印龜背一服而死

莊子曰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不
得游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孔子請問曰有道乎丈
夫曰吾長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無私焉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合飛龍作八風之音以祭上帝乃會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七
爲樂倡鼉乃偃寢以其尾擊腹其美也

搜神記曰滎陽張福舡行夜有女子乘小舟來投福云日
暮毘虎不敢夜行福戲調之遂就福寢中夜月照乃見一
白鼉枕福臂而臥福驚起鼉使去乘之船乃枯槎也

郭義恭廣志曰鼉長三尺有四高尺餘美似蠅蜒南方家
娶必得食之魏武赤壁還所掘得之是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私可條國全道遼山有毘呵羅寺寺中
有石鼉至有神靈衆僧餘食欲盡寺奴輒向石鼉作禮于
是食具

許氏志怪曰沙門竺僧瑤得神符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
病邪召瑤治之瑤入門似瞋目大罵老魅不守道敢于淫

人女在內大喚云人殺我夫鬼在側曰吾命盡于今可爲痛心因歔歔悲啼又曰此神也不可爭傍人悉聞于是化爲老鼈起出中庭瑤入撲殺之

幽明錄曰宋高祖承初中張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復失性出外歐擊人乘玄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江祭擊鼓以術祝治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制其須妖魅后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卽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有大龜從江中出伏前更以赤朱書背作符更遣人立至暮有大白鼈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隨后催逼鼈自忿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鼈者歸于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鼈是其對時所獲三物悉呈春春始知靈驗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八

甲

裴氏廣州記曰弔蛇頭鼈身亦水宿水栖俗謂爲弔膏至輕利以銅瓦器貯之浸出而爲雞卵盛之不漏磨治諸毒腫絕驗也

鱗介部五

蛇上

周易繫辭下曰尺護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爾雅曰騰騰蛇也

龍類也

蟒王蛇

蟒最大故曰王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之中內蛇死不

踰年而厲公入

又文公下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自伯禽至僖公

十七秋八月聲姜薨毀泉台

魯人以為蛇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

又襄三叔向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又襄五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蛇文龍

蛇立武之宿虛危之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三

一

史記曰秦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目出于鄜衍文公問

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疇

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大澤中有大

蛇當道拔劍斬之遂行后人至者見老嫗哭蛇曰此白帝

子也向赤帝子過而殺之媼忽然不復見

後漢書曰華他嘗行道有病咽塞者

咽喉也

因語之曰向求

道隅有餅人壘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他

言乃立吐一蛇

晉書曰杜預先在荊州因晏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

竊窺于戶而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又曰樂廣常有親客久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

家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于其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而解曰沉疴頓愈

又曰趙王倫篡位殿上有大蟒及小蟒耳間垂肉似重孝幘小蟒刃然

又曰慕容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而出

又曰沮渠蒙遜攻浩豐而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爲一鴈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帥酒先泉定燒攻具而還

沈約宋書曰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大云御覽 卷九百三十三 一一

于前者忽有大蛇來勢甚猛其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

南史曰梁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立州苑復見大蛇盤屈于道羣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卽日取十萬錢鎮于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賑窮乏退居柄心又有蛇從屋墜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光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

梁書曰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開時射中之蛇則

死矣

陳書曰后主末年昏淫荒亂秘書監傅繹上書諫諍后主逼令自盡死后有惡虵上屋來靈牀當前受祭酌而去後來百有餘日時有彈指聲俄而陳滅

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地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后武消難之任武牢虵又見消難亦叛上人謂之雌龍

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年翟讓初見李密衣在格上密腰帶化爲赤蛇讓心異之竟爲密所殺

又曰薛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於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而憂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三 二 悴母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見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濬終四十于二六七之言于是驗矣

又曰李密據偃師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班蛇長丈餘向寢屋作聲如牛吼然伏者斬之明日戰大潰疋馬歸國

唐書曰太宗屯桓壁常欲硯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上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虵逐鼠觸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當時以

爲神異焉

又曰建中三年趙州寧晉縣仁孝里沙北有棠樹甚茂百姓禱之爲神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來趨北岸集棠樹下爲二積畱居南岸者爲一積俄有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而后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又曰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戒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者可善餉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去

又曰李朝晟爲邠州刺史城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坊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盪其事上聞詔致祠焉

又曰劉賓國有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三

四

后唐史曰清泰三年春有蛇鼠鬪于師子門外而鼠殺蛇晉史曰高祖卽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李固橋下鼠與蛇鬪鬪及日中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志之后唐果滅於中

周史曰太祖嘗寢柴后見五色小蛇入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詞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謂各畫地爲蛇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某

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入后成奪其尾曰蛇故無足子安
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
殺將又將移師攻齊齊畏公甚戰勝不知正猶爲蛇添足
昭陽解甲而歸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
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

韓子曰昔黃帝合蒐于西太山作爲清角虎狼在前虫蛇
伏后

又曰螻似蛇而蠶似蠋音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

者持螻婦人育蠶利之所在皆爲資諸

大云御覽

卷九百三十三

五

又曰鳴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鳴夷子皮負
傳而從至莒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有小
蛇謂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
有殺子子不如相御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神也乃相負越
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
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爲我舍人田成
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之舍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淮南子曰越人得蚺蛇以爲上殺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又曰饑牛駢毛宜于牲其于致雨不若黑淚黑淚蛇屬
能致雨

又曰神蛇能斷而復屬而不能使人勿斷也

又曰昔咎成氏之時道路雁行而處咎成黃帝
時造雁者託嬰兒于

巢上致餘糧于畝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躡
又曰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以安足

淮南萬畢術曰烏喙蛇肝病不苦蛇肝和凡
令人不倦

抱朴子曰巳日山中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又曰或問隱岳山澤治蝮蝮之道曰昔員巨多大蛇又生

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去也今帶武

者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七若中人

以少許雄黃末傅之瘡中立愈

又曰蛇類雖多惟有蛇蝮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

不曉方術而為此蛇所中者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

如火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二 六

山海經曰泰華山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

旱

又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
方鱗

蛇吞鹿已自纏于樹腹中
骨皆穿鱗甲間出此類也

又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毳豪其音如鼓柝

又曰鱗山多鳴蛇其狀如蛇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

又曰黑齒人為黑齒有蛇一赤一青在其傍

又曰雨師為人黑手各操一蛇

星經曰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

說苑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

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

澤是地窟何不祥乎

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台蛇遶左輪御曰速得國之祥太子遂不反伏劍而死

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蛇其高如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逆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感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令也乃歸齋宿而請于廟退而修政居三日夢天詠蛇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

又曰孫叔敖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之蛇恐死母問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列仙傳曰玄谷者自言河間人餌巴豆雲母賣藥于都市七錢一九治百病河間王病買酒服之下蛇十餘頭

酈善長水經注曰南鄉故城城南外舊有羣社栢樹大三十圍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腹中墜下大數十圍長三丈小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于欣欣不以爲意及伐之少日果死

又曰漢水又東合洛水水有二源合注墜于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不爲物毒

又曰交州山有大蛇名曰蝮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嘗在樹
上向鹿獸鹿獸遇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
合頭角噉之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
籤匕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
曰蝮唯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
成養劓實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劓之時肪腴甚肥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三

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三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四

鱗介部六

蛇

虺

蛇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得仙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后三歲當爲邊將控地四千里官以東爲名后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四

一

寰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衆蛇居之無人民多神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回三萬里巨蛇長萬里常居此山飲食滄海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衛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姚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斷絕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地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地乃

出穴頭數丈猛于尾緣背而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于后以斧殺之

裴淵廣州記曰晉興郡蚺蛇嶺去路側五十里忽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視則往而不返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曰此蛇也往行旅施符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聚積成丘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巘山有漢太傅陳藩塚墓西岸有廟今日宮昔值軍亂聞墓有三寶軍人爭指掘磨必啟忽大蛇圍繞墳前崩雷晦雨當時竟不得發

宋永初山川記曰始興郡有大蛇名青葱又有名赤頸者又曰紫桑縣有飛蛇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四

二

外國書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有大蛇多爲人害不可得居常遊圓丘以雌黃精厭大蛇

郭子橫洞冥記曰蛇璣出塗云國有青靈蛇產珠色光白

又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有蛇

廣志曰永昌郡有岐尾蛇

又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歷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出而死

列異傳曰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劾百鬼聚魅雨婦爲魅所疾侯効得大蛇又有大樹人止之者死鳥過亦死侯効樹柏夏有蛇長七八丈懸而死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社占以爲九世廟不祀

乃立煬宮

又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后蛇啣珠以報之

又曰竇武母產武而并蛇送之林中后母卒及葬未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徑赴喪所以頭擊樞涕血噴而去昔人以爲竇氏之祥

又曰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大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於湯中啣卵而去三人無几皆死

又曰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轟七氣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七僅聞其腦閉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四

三

食聲嘔七數日而去尋復來取手中縛口鼻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异苑曰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常伐餘遺竹見一宿竿成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成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又曰新野蘇卷常與奴婢于野舍每至飯時輒有一物來其狀似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鱗卷異而飴之遂經數載產業加焉奴后密築殺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爲飽少時而死

又曰丹陽鐘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于是資業日登

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其唯龍乎

又曰魯國年縣象山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見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有人共出家學道有人好患奴死受鱗報爲此宮亭廟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弄國入吳之宮亭泊舡過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舡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舡人曰向少年卽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鱗旣見世高從山南過死山北今乃柴氏所居地是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四

四

幽明錄曰會稽謝祖之婦初育一男又生一蛇長二尺許便送出門去后數十年婦以老終祖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頃之見一蛇長數十丈腹可十餘圍入戶造靈座因至柩所繞數匝以頭打柩目血淚俱出良久而去

又曰會稽郡吏薛重得假還家夜戶閉聞妻牀上有丈夫鄭聲喚妻妻從牀上出未及開戶重持刀便逆問妻曰醉人是誰妻大驚愕因苦自申明實無人意重家唯有一戶搜索了無所見見一大蛇隱在牀脚酒臭重便斬蛇寸斷擲於后溝經數日而婦死又數日而重卒死經三日復生說始死時有人指將重到官一府見官察問何以殺人重曰實不會行凶曰寸斷擲在后溝此是何物重曰此是蛇

非人府君憫然而悟曰我常用爲神而敢淫人婦又妄告人救左右召來吏卒乃領一人來著平帽具詰其淫妻之過將付獄重乃令人送還

廣五行記曰晉吳興太守袁玄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凶璞曰至官當有赤蛇爲次不可殺之后到府果有赤蛇在銅虎符函上蟠立瑛家人遇殺之其后玄瑛爲徐馥所害又曰晉安帝義熙末年殷仲文年十三父亡家有大怪有大蛇長丈或戴其堂屋或拔其炊釜置地家人弃舍奔散唯仲文居喪如故然仲文后竟爲高祖所戮

又曰陳時吳興顧楷之在桑樹上取其葉見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從地相次或三尺或五尺次第相隨畧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一孔日暮還家楷病口啞不復得語

又曰東光人東方飛龍病甚夢化爲大黑蛇以告其妻既死遂有大黑蛇入室上棟間飛龍諸子將殺之其母曰此是爾父諸子不用母言遂殺之卽日暴雨諸子皆震死柩

前

唐景龍文館記曰典慶池者長安城東隅形勢之地也中多王侯第宅天后初有居人王純掘地獲黃金百斤致富官司聞之密加搜獲純懼投於井中縣官窺之見雙赤蛇仰首張吻遂不敢入純以此金當爲已有復入井取之還見赤蛇赫然蟠屈純懼而出其夜井水涌溢漸成此池可

廣百餘頃

嶺表錄異曰南上有金蛇亦名蜴蛇又名地鮮州土出黔中桂州亦有卽不及黔南者其蛇粗如大指長一尺許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又曰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班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過則林樹閉閣其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嚙入腹如此復地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懌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又曰兩頭地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皆錦文一頭有眼口一頭似頭而無口眼云兩頭地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四 六

俱能進退亦繆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恐他人見復受其禍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

吳氏本草經曰蛇脫一名龍子單衣一名弓皮一名附蛇一名地筋一名龍皮一名龍單衣

楚辭曰蝮蛇綦綦封狐千里

傅立神蛇銘曰嘉茲蛇靈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揚雄客難曰獨不見翠蛇絳螭之將登天乎必聳身于蒼梧之淵階浮雲翼疾風而上

虺

毛詩鴻雁斯干曰唯虺唯蛇女子之祥

國語曰吳伐越王請盟吳王將許之仲胥仲胥伍曰不可

許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婉辭順
志虺而弗劍爲蛇將若之何吳王不聽乃許盟

搜神記曰陳留阮士禹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
虺成於鼻中

任昉述異記曰虺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
而爲角龍又千年爲應龍

楚辭曰雄虺九首儵忽在

孔蝠荅路粹書曰來彭寇賈之徒當世壯士惡相攻能爲
國患輕薄劣弱者如雨虺相吃適足還災其髮誠無所至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四

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四終

吳興陳杰分校

鱗介部七

魚上

星經曰天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星明則河海出大魚

周易姤卦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又中孚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明象曰筮者所以在魚得魚而亡筮也

禮記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毛詩魚藻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禮記曲禮曰凡登宗廟之禮藁魚曰商祭鮮魚曰庭祭

尚書益稷曰暨鳥獸魚鼈咸若

大三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左傳昭元劉子曰美哉禹功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又昭元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春秋運斗樞曰四方煩擾小民天恩虎啣魚

爾雅曰魚有力者鼈

強人多音聾

魚枕謂之丁

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

甲可作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此皆以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

骨體盡其丙丁之屬形因名之

吉詩及魚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船中武王俯取以燎之

漢書曰陳勝吳廣為屯長領兵成漁舉火計威兵士以丹

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人魚腹中兵買見書

東觀漢記曰世祖率鄧興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

之已過禹營禹進炙魚上殮啗勞勉士吏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與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

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魏志曰黃初六年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譙時后從兄弟欲過取魚后曰今奉車所不足豈此魚乎

吳志曰孫權時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二

晉書曰王延性仁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五尺躍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

又曰五部單于賢王劉豹妻呼延民魏嘉卑柝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見所見魚變爲人左乎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又曰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

刀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過者不識之或問魚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

沈約宋書曰明帝大始二年幸華林園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齊書曰中興元年義師下未至竟陵三十里魚長三尺躍入御船中

梁書曰張昭王德明幼有孝性父模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給因捕魚以供朝夕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三

又曰王固嘗聘魏因晏饗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岩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金城太守胡暉叛張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舡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暉請降軌宥之

後魏書曰高祖幸清徽堂因之流化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魚在任城王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頰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勿魚躍

北史曰陸政性甚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忽有泉出而魚遂得以供膳時人因謂其

泉爲孝泉

隋書曰虞孝仁性奢華常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又曰大業中納言楊達言於遼山造御舟有白魚躍入舟
內

又曰乞伏慧爲潭桂二州總管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
矯之風化大合會見人以簞音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

唐書曰真臘國地饒瘴厲毒蓋音海中大魚半出望之如

山

又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
路左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餽貴戚太宗知而數
之

又曰太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四

也於是中網而止

又曰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獲魚有絡獻之侍中裴光庭等
奏曰魚龍爲圖河洛所由比之盛明彼何足云

又曰吐蕃國在吐谷渾西界其春夏軍糧資海魚以給之
國語曰周文太子發嗜鮑魚太公爲其傳曰鮑魚不登俎
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山高者獸修故魚不可以無餌鈞獸
不可以空器召

又曰因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故不放魚於沉鳥於淵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粹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列子曰八紘之北有溟海魚廣千里其長稱焉

孟子曰有饑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反命曰
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子產曰得其所哉校人曰孰
謂子產智吾既烹而食之矣

又曰故爲淵陂魚者獮也爲叢巖雀者鷓也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習子使魚生于山則雖十宿沙
不得一魚焉宿沙非聞於魚道者彼山非魚之所生也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也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出遊從容是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五

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也

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制之故鳥飛不厭高
魚鼈不厭深

又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又曰任公子蹲會稽釣東魚暮年而大魚食之公子得若
魚浙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

又曰井魚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

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
聞而觀焉太公涓踞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
竿其膝所處若背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

無魚可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顧子曰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釣不知勝之日進有傾墮而死能誘也

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夫唯嗜魚因不受也

淮南子曰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

又曰木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

又曰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又曰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六

又曰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非所無也

又曰狙之先生魚豆之先夫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生貴之先本後末也

又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

又曰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而棄餘魚疾惠子故也

又曰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則魚腦滅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

狡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

宋君

亡其蛛而池魚爲之殫

又曰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猿賜者非負而緣木縱其

所之而已

又曰富池魚者必去獮音獮獮食禽獸者必去豺狼

又曰臨河羨魚不若歸家織網

又曰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又曰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來知風也其且雨

也陰曠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雨也

又曰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

又曰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

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也見夜魚者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

所爲魚者欲得也今見而釋之何也魚者對曰季子不欲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

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

曰季子之德至矣

抱朴子曰取一把礬內一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猛火之王其御藥者浮戲澗澗不死

又曰丹陽水有冉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先浮水側赤光上照取此魚血以塗足可以行走水上

金樓子曰專諸學炙魚香聞數里王僚索魚炙諸專持一利剛刀藏著魚腹中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質堂上善唱者一口弦章入公曰吾

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服君嗜臣

食尺鰓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

弦章魚五十乘弦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

戰國策曰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一言者靖郭君見之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使更言之曰海大魚網不能止釣不能牽蕩而失水螻蟻得意今齊亦君之水也靖郭君乃止

又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嘉之後得大者令臣且欲棄前所得者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視臣亦曩臣之所棄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八

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之思慮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孔子曰再拜而受掃地祭之

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畋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

又曰善釣者出魚于干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于百仞之上弓良也

又曰宋桓司馬有寶珠玆罪出亡宋王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取珠魚皆死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

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
萬越國當富盈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飢民後宮多
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乏
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亡國
之君藏於府庫寡人間之允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
踰寡人也且今行之矣於是乃遣使恤鰥寡故人者獻餘
魚而楚國賴之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中漁人姓字居近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九

城門城失火延及其家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
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井中傷
善類也

又曰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以爲瑞故各鯉字伯
魚

論衡曰釣者刻木爲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水動作魚似
真真魚並來會聚土龍之下何必不能致雨耶

又曰彭蠡之濱以魚食人

顏氏家訓曰山中人不信有大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

大木大如魚

又曰江陵高偉隨顏之推入齊地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

魚後病見羣魚嚙之而死

三輔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後昭帝小不能復
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訶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先賢傳曰蒸君仲至孝母喪居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
墓前以祭

蕭廣濟孝子傳曰郡邑杜孝後在城都母喜食生魚孝於
官得生鱗截竹筒盛置江中妻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
進母

又曰陳玄陳太子也後母譖之陳侯乃令自投遼水魚負
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石爲魚每雷雨魚普鳴吼鬣尾皆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十

動漢代祈雨往往有驗

又曰昔人有東海游者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
孤洲共侶歡然下石值纜登州煮食食未熟而洲汎住舡
者斫纜船復飄蕩向者孤洲大魚也怒掉揚鬣吹波吐浪
去疾風雲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玄謂曰暫煩此魚到河伯處
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
有傾魚還躍上岸得書青黑如木又與吳王坐樓上見天
吐雲玄曰雨易得耳卽書符著肚中一時之閒大雨流潦

帝曰水中可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

頭使人治食之

水經曰魚腹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
又曰扶南國有鮮色魚黑身長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
便來爲害

廣志曰武陽小魚大如針號一斤十頭蜀人以爲醬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五

十一



廣志曰武陽小魚大如針號一斤十頭蜀人以爲醬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五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六

魚鱗介部八

魚下... 鯉魚... 鯪魚... 鱸魚

又曰... 鮪魚... 鮪鱔魚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

其釣明日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

之帝後得明珠

玄中記曰東方之東海有文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

日遇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眾魚歸之名魚倉

三齊記曰青城山始皇祭此山築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一

水四里變色如血于今猶爾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胡鄉連水邊有石魚形若鯉相重

杳如雲母炙之作魚腥

林邑國記曰飛魚翼如蟬飛則凌雲沉沫海底

王子年拾遺錄曰瀛洲一名魂洲亦名環洲河洲廣千里

者有魚身長千丈鱗色爛斑鼻有角時鼓舞戲或有遠而

望者見水開有五色雲上就而視之乃此魚噴水為雲也

又曰夏鯨治水無功沉於羽淵他為立魚大千丈後遂死

橫於河海之間後世聖人以魚為神化之物以立字合於

魚為鯨字

卷八

崔豹古今注曰水君狀如人乘馬眾魚導從一名伯大水

有之漢末有人於河深見之人馬皆有如鱗甲大鯉魚但手足別耳目鼻與人不殊見人良久又水而沒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於江中流化而爲魚今江中有名吳王餘鱸魚者長四寸大者如箸猶作鱸形

嶺南異物志曰南方嘗晴望海中二山如黛海人云去炭

兩相各六百里一旦暴風雷霧露皆腥雜以泥延七日方

已屬有人從山來說云大魚因嗚吼吹沫其一鰓掛山巔

七日山爲之折不能去嗚聲爲雷氣爲風延沫爲霧

又曰海中所生魚鱗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爲怪異土人

嘗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水巾遇陰晦波如燃火滿海以

物擊之迸散如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二

嶺表錄異曰新龍等州山田棟荒平處以鋤斂開爲町墾
伺春雨丘中貯水卽先買鯪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
兒長大食草根並既盡爲熟田又收魚利乃種稻且無
草乃齊民之上術也

異苑曰永嘉有人斷有捕魚宰牲祈祭了無所獲特乘龍
之其夕夢見老公云諸君何不少停夜聞狔聲驚起共看
乃是大魚到以爲鮮頓得百薄故因以百薄爲瀨水

述異記曰桓冲爲江州遣人周行廬山見一湖中有赤鯉
魚使者欲飲之魚張鬚向之乃不敢飲

又曰關中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十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
而生湧泉鯉躍出而降雨

幽明錄曰成彪見喪冬悼絲兔晝夜哭泣後釣於湖經所
其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
號慟俛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自出船去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賈客卞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
可爲買雨量絲履自厚相報賈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
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旣還以箱置廟中而去忘取書
刀湖中正帆忽有鯉魚跳入船破魚得書刀焉

廣五行記曰唐儀鳳元年博州僧正滿行同比俗市魚數
頭於房作膾食之至夜四更忽聞窗外有暴風聲乃夢一
佛二金剛語滿云爾是何物小鬼將穢污伽藍金剛手執
棒遣閉曰因而兩目不開矣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三

又曰曹宋一州西界大荆陂村人陳君少小爲捕魚業於
後得患恒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其
痛卽止後爲村人盜其網去數日之閒不勝痛苦而死

樂府歌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
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宋玉對楚王問曰夫鳥則有鳳魚則有鯨七魚朝發崑崙
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
江海之大哉

東方朔客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曹植荅崔文始書曰臨江有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以
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

鯉魚

河圖曰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二尺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毛詩宛丘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

又曰鯨鱮鯢鯢

難音條

東觀漢記曰姜詩字士遊性至孝母常飲江水兒取水溺
死恐母知詐云行學俄而涌泉出舍側井且出鯉一雙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丞侯儉貢鯉
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以所懸枯魚以示儉
終身不復食魚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
失愛於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四

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
歸

又曰劉聰得趙染爲索綝所敗殺其長史魯徽劉曜聞之
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齊書曰崔祖思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旣爲
齊王置酒爲樂羔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
中沈季文曰美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鼈鯉似非勾
吳之詩季文曰千里尊羹豈關魯魏帝甚悅曰尊羹故應

還沈

南史曰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受二人姓李詰之乞命未
之解也其明日仲夏遺有生鯉魚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

感也乃放之其夜亦夢來謝恩云令君延筭

淮南子曰魯公之君于歲之鯉古得道善釣者

又曰牛蹄踵之無盈尺之鯉跡中處賤

符子曰務光自投盧比之伯以赤鯉送之

金樓子曰五尺之鯉一寸之鯉但大小殊鱗之數

家語云孔子娶子宋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三日

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

魚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者含藥俱投沸

膏中有鯉者奮尾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

可噉魚時言聞曰可試言不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五

得也博物志同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住足千萬家累

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水

畜者魚也以六畝田爲池池中有九洲卽求懷子鯉魚長

三尺者二十頭壯鯉四頭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水令

無聲魚必鯉生所以養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鄆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爲醬

列仙傳曰呂尙釣於磻溪三年不獲比周曰可止矣尙日

非所及果得大鯉有兵鈴在腹中

又曰涓子齊人也好餌未給食其精已三百年乃見於齊

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魚腸中符隱於

岩山能致風雨

又曰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永康王舍人行治鼓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期日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畱一月復入水去

又曰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着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鬣子英怪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耳上我背與汝俱去卽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子英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年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

續述征記曰梁孝王家中有數尺水有大鯉人謂有靈不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六

敢犯

宣城記曰臨城縣蓋山有舒始泉相傳云昔舒氏女未嫁與其父採薪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而泉涌有朱鯉一雙及命作樂泉故涌出

河洛記曰諺云伊洛魴鯉天下最美洛口黃魚天下不如崔豹古今注曰兗州人謂赤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驥黃鯉爲黃雄

續搜神記曰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言及左元放爲曹公置驢魚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二鯉鼓鬣在水中

又曰會稽鄞縣有女子姓吳字望子爲蘇侯神所受望

子心有所欲輒空中得之望子嘗思鱸一雙鮮鯉應心而至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使獻犀簪使過宮亭廟請福神下教求簪而盛簪器便在神前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去達石頭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魚得之

又曰平都縣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道逢冢中人來云何敢取吾魚奪著車上而去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梁都有清冷淵水面濶二里許北入通清渠是時多雨溝渠皆滿忽有大魚似鯉兩頭一角長尺餘鱗正赤從清冷水出頭長三尺許入橫瀆迎流西北十餘里不沒入通濟渠于時夾南岸隨看者數百人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六

七

買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亦唐祚將興之兆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曰伊洛鯉魚貴于牛羊

廣五行記曰隋煬帝大業初爲詩令宮人唱之曰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江上遊意欲垂釣往撩取意是蛟龍還復休鯉魚卽唐之國姓俄而唐有天下

古歌辭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古歌甯戚辭曰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適至郢

鯉魚

爾雅曰鯉今鯉額白魚音鯉

毛詩曰魚麗于罟鯉也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爲郡法曹吏正月朝見其主龔客有貢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書曰魚大且明府之德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並弗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郎居海濱頗能水戲乎荅曰可乃操施正櫓折施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而白魚跳入船中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

鄠善長水經注曰聖水出上谷東南流經大坊嶺下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穴中有水耆舊傳言者有沙門釋惠珍者常尋之旁水入穴三里有魚穴分爲二一穴漸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人經五六日方還有不測短長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及人有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八

採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列仙傳曰陵陽子明釣於溪得白龍子明解釣謝之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白龍來迎之

毛詩國風四月曰匪鱸匪鱮潛逃于淵

又詩義疏曰鱸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

後漢書曰楊震常客居湖城衆入謂之晚暮震志愈篤後

有鶴雀啣三鱸魚飛集講堂前

觀音真即觀雀也

都講取魚進曰

蛇鱸者啣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先生自此亦

博物志曰河陰岫穴出鮪魚焉

鮪 公則反 鮪 武豆八

魏武四時食制曰鮪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犍爲

淮南子曰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鮪鱠漸離

左思吳都賦曰筌鮪鱠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六

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六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